

農村戲劇小叢書

# 关不住的姑娘

戲 曲

胡小孩 沈祖安 著



## 內 容 說 明

一个姑娘要在除夕晚上去修水庫，她的母亲因为寵愛她，不讓她去，把她用鎖关在屋子里，可是今天的姑娘意志非常堅強，她跳出窗子跑了，母亲气凶凶的跑到工地，去找她女儿，但当她到了工地，立刻被偉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感动了，她再找到女儿的时候，姑娘还以为她是来劝她回去的，但这一回她自己留下來劳动了。

这是文艺大跃进的优秀创作。“光明日报”曾給以热情的介紹。各地青年爭相演出，成为目前最流行的劇目，特向全国推荐。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8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登記證出字第004号

建筑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10070·121 字数12,000 开本350×1168 1/64 印张18/32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册

定价(2) 0.07元

1958年4月1日



跃进誓师大会上，

作家，为了响应大会的号召，决心刀促进生产大跃进，为当前的政治中心服务，及时地迅速地将大跃进中一些新人新事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作家们就鼓足了干劲，在短短的三天中创作了几十个节目，象《关不住的姑娘》、《一日千里》、《满堂红》，都是作者赶写出来的。

这些剧本写出来以后，参加大会的演员们也鼓足了干劲，把它们连夜赶排出来，并在三日的大会上演出，结果得到了大会代表一致的欢迎。大会为了进一步鉴定这些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在短时期内写出排出演出的剧本，究竟在质量上是否站得住，是否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又在四月六日杭州市群众文化大跃进誓师大会上，为参加大会的群众文化活动骨干演出一次，结果，也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就使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党委及文化馆等部门，下决心将这些剧目及时地带到全省各地去作巡回演出，希望对全省各地剧团及文艺工作者，起一个推动作用，通过演出的实践，使大家明确文艺也可以通过多、快、好、省的精神去进行创作，而且只有迅速地及时地以更多的短小的文艺创作来反映当前的生产大跃进，当前的政

治中心，更能够起到文艺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当时由杭州市越剧团及杭州市話剧团联合組成五个演出队，其中四个队到浙江全省巡迴演出，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由一个队将这些节目帶到北京来，向中央及首都人民作彙报演出，也得到中央及首都人民、首都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这就說明，这些剧本有一定的群众性，同时也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否則就不可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而作家們能赶写出这样的剧本，主要是由于作者們平时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熟悉他們的生活和性格，早就积累了素材，来参加浙江省的文艺創作大跃进誓师大会，受到了大会的启发，鼓足了干劲，就加速创作了这些剧本。如果这些作者不是有很长的时间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以这样短的时间創作这些剧本，是不可能想象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剧本中也不会充滿那么多的泥土气息了。

当党正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創作更多短小精悍的作品，以便能迅速地反映当前生产大跃进，及当前的政治中心，使文艺很好地起到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服务的作用。由北京宝文堂書店收在农村戏剧小丛书里出版，向全国推荐是及时的，可以供各地文艺工作者的参考。

唐向青1958.5.17.

人 物：王大叔——五十六岁。

王大孀——五十四岁。

王香凤——十八岁。

一九五七年农历除夕。

故事发生在大跃进中的浙江某农村。

## 第 一 场

王大叔家。除夕，岁烛高烧。王大孀捧茶碗上。

王大孀 唉！（唱）

年三十夜迎新春，  
屋里忙坏我王大孀，  
他父女上山修水库，  
至今还未转家门。

自从他父女到山上修水库，一连两个月了，天天都是起五更落半夜，饱一餐飢一頓的。唉！真是連命都勿要了！眼看今朝大年三十夜，想来明朝大年初一，总好歇这一天，让他父女俩也好将息将息。我这里做了些

麦餅，讓女兒今晚好好睏一覺，明朝一早，好到外婆屋里做客人去。(門外风起)哦，他們回来了！(開門)呵！好大的風啊！(唱)

我以為門外有人聲，  
却是山風過山林。

(關門，退身)唉！

桌上的飯菜又要冷——  
熱過又冷，冷了又熱過，真是前世作孽！  
真叫人又是心焦又是恨！(下。)

王大叔、王香鳳上。

王香鳳 阿爸，走好啊！

王大叔 唔！(唱)

天寒地凍北風緊，

王香鳳 (唱)家家冷得关了門。

王大叔 (唱)來到屋前等一等——(替女兒掸去  
尘土。)

王香鳳 唉，阿爸！(唱)

姆媽她大門未關緊。(進。)

王大叔 (進)她人呢？

王香鳳 看來总在厨房里。

王大叔 (見桌上菜)唷！好香！

王香鳳 今朝年三十夜，要吃年夜飯呢！

王大叔 你不要高興過頭，我們這樣遲回來，

当心被你姆媽吃頓“蛋炒飯”。

王香凤 (伸舌)我当心——你也要当心。

王大叔 我可不怕她！噯，小香凤啊，你說我們今夜要不要上工地去？

王香凤 怎么不要呢！阿爸，水庫快要完工了，年初二就要放水，这几天天气又不好，要是下場雨，基地就打不實了，我看——

王大叔 好了好了，反正我服从你这个小队长的领导就是。

王香凤 阿爹！你又要开玩笑。

王大叔 你本来是我們的小队长哩！难道——

王香凤 (听得脚步声)噓，今天晚上要想法子再出去。

王大孀上。

王大孀 你們倒想着回来了。鸡沒啼，天沒亮，还早啦！

王香凤 我們……肚皮餓了。

王大孀 肚皮餓？噶，既然水庫这样好，餓它一頓又有啥要紧！

王大叔 好了好了，牢騷讓你发，飯总要搬出来。来来来，我来帮你。(随下。)

王香凤 我也去。(跟下。)

王大孀 噯！天下无难事，只怕老面皮。

父女俩搬出飯菜。

王大叔 今天的飯菜好极了!(挟起一块肉吃)

唔,鮮到还鮮,不过淡了一点。

王香凤 (也挟起一块吃)啊!沒有放盐啊?

王大孀 (忍不住要笑)两个餓煞鬼!

进內拿出酱油。

王香凤 姆媽! 你还没吃过?

王大孀 当家老爹沒回来,我那里敢吃。

王大叔 啊呀对勿住。(故意向王香凤)我說早点回来,早点回来,偏偏——(向王大孀)来,我給你盛飯。

王大孀 (把王大叔的手打开)少給我肉麻了!(吃飯,見王香凤手上血泡)啊!香凤,你的手怎么了?

王香凤 (急把手縮下去)沒……沒啥。

王大孀 (捉住王香凤手看,又恨又心疼)你……你呀!(唱)

口口声声說带头,  
你看你近来多少瘦,  
风里来,雨里去,  
日夜操劳不肯休。  
你还是十七八岁小姑娘,  
这样的辛苦怎能受!

(撫着王香凤的手，怜惜地)你看——

嫩皮肉起了紫血泡，

手指上紅艳艳划起一道道口。

香凤啊！亲生女儿娘心疼——

王香凤 (把手縮回)姆媽，飯冷了。(挾菜在王大孀碗內)吃啊！

王大孀 (推开)哼！(唱)

山珍海味也难下喉。

下次再看見你这副樣子，我就不放你出大門！

王大叔 听見沒有？姆媽在同你說！

王香凤 噢。(吃罢飯。)

王大孀 再添。

王香凤 吃飽了。阿爸，快点吃，早点去——

王大叔 (暗中搖手)噯哼！

王大孀 什么？你們还要去？

王大叔 这个……

王香凤 姆媽！水庫大壩的工程完成百分之九十八，还有二天時間就要放水，今晚上我同阿爸还要——

王大孀 哎，香凤！今晚上那里都不許你去了。你給我好好地睡一觉，明朝起来打扮打扮到外婆屋里拜年去。

王香凤 明朝到外婆屋里拜年去？

王大孀 你看！我麦餅都做好了。明朝見了外婆，多替你姆媽問声好。你看！天不早了，早点歇息去，明朝还有十多里山路要走呢！

王香凤 我勿去。

王大孀 为啥勿去？

王香凤 修水庫的任务介緊張，我怎么能去呢？

王大孀 啊！修水庫，修水庫，一連修了两个多月，大年初一难道还要修水庫啊！香凤啊，姆媽平时样样都依你，今朝你总要听我的话。

王香凤 姆媽——

王大孀 好了好了！（推她）天也勿早了，快到房里歇息去。乖！

王大叔 （向王香凤使眼色）是呀，你姆媽的话要听啊！哦，我还有事要同社里會計去接个头，我——（欲走。）

王大孀 你也不許去！（唱）

老古話吃了年夜飯，  
当夜不跨大門檻，  
今夜事情忙不过，  
帮我做点也应该。

王大叔 要我帮你做点事——应该，应该！你就布置任务吧。

王大孀 (唱)吃过的碗筷一大堆，  
给我到里面洗碗盂。

王大叔 这……好。(拎篮下。)

王香凤 姆妈！刚才我忘了，桥头阿桃要我带个信给雪英，我去一趟。

王大孀 等一歇再说。你当我是呆子？你是想溜呀！

王香凤 天地良心。

王大孀 你们父女两个都不是老实人！  
王大叔上。

王大叔 哎，你不要冤枉好人。(要出外。)

王大孀 又要走了！

王大叔 任务完毕，休息，休息。

王大孀 还有呢！(唱)

正月里总有客人来，  
你给我缸里取点冬盐菜。

王大叔无奈，摇头下。香凤看门外，想溜。

王大孀 香凤，老古话“年三十里去上工，一生一世要受穷”。你好不懂事！

王大叔拿了菜出来，又想走。

王大孀 还有事呢！(唱)

山上砍来的檀树脑，

给我搬来劈劈开。

王大叔 今夜就劈——不劈，不劈！

王大孀 为啥？

王大叔 (唱)年三十夜不劈柴，  
劈了硬柴要吵架。

王大孀 你这个老东西，也会相信这一套。

王大叔 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好相信？这样吧，  
要是没有柴烧，我先到港口水根家里去借  
点再说。

王大孀 这个到不忌諱了。哼，到水库里去借  
还要好呢！好，不要你劈柴，你给我把客堂  
扫干净。(递扫帚。)

王大叔 你的事情真多！(接过，扫。)

王大孀 (欲抹桌)你刚才洗碗的抹布呢？

王大叔 (把抹布藏过)哎呀！我忘记在咸菜缸里  
了。

王大孀 哎，你这个老昏头！(急进内)

王香凤 阿爸！怎么办呢？(唱)

姆媽步步盯得牢，  
看来一个走不掉，  
我是队长责任重，  
怎能够在家睏泰觉！

王大孀暗上。

王大叔 (拿出抹布，得意地) 喏！(唱)

別看她樣子蠻凶喉咙高，

其實肚里是草包，

只要我使個小計較，

保險今夜能溜掉。

王大孀 好啊！真聰明，會教女兒逃走了。你倒使個計較出來，也讓我這個草包看看。

(關上大門，上門) 你要是有本事，就變個蒼蠅從門縫里飛出去。

王香鳳 (急) 姆媽，人家今晚上有緊急任務，你就讓我去罷！(欲走。)

王大孀 什麼緊急不緊急，我说不許去——誰敢去。

王大叔 我說香鳳娘，你就……讓她去罷，修水庫是為了大家好。

王大孀 咳，真有你這樣做爹的！修水庫我不反對，可是身體也要緊呵。哼，你們倒一點不在乎，要我来給你們日夜空耽心事！

台后鑼响。喊聲：“同志們！抓緊時間，到大壩上去——爭取最後勝利！”

王香鳳 哎呀姆媽，我要走了。

王大孀 今天晚上不許你走。

王香凤 我一定要去。

王大孀 我一定不許你去！

王香凤 你……你不要管。(推王大孀。)

王大孀 好！你敢这样强头倔脑，我就不讓你去。(拉王香凤入房。)

王香凤 哎唷，阿爸喂！

王大叔 哎，姑娘大了，象啥样子！，  
王大孀把香凤拉进房，将門关上。

王香凤 姆媽！你要——？

王大孀 我要你好好睡一觉！

王香凤 那可不要上鎖呀！

王大孀 倒亏得你提醒我。(把門反鎖。)

王香凤 哎呀！(捶門)開門，開門！

王大叔 (暗急，回头向王大孀) 来，鑰匙給我保管。

王大孀 哼！你是这样想呀？(放进口袋。)

王香凤 阿爸，你帮我点忙呀！

王大叔 我要你帮忙呢。

王大孀 你这个老糊涂呀，(唱)

你当我吃饱无事做，  
我心中实在說勿出苦，  
女儿年方十七八，  
老头你已經五十多，  
倘若讓你們修水庫，

怕你們日夜太辛苦，  
倘若不讓你們去，  
怕人家說我太頑固，  
寒冬臘月天氣冷，  
又只怕你們在工地受凍餓，  
刮風落雨雪花飄，  
黑夜難走沿山路，  
我是日里耽心夜里愁，  
為來為去為了你們人兩個。

王大叔 你的話蠻對！(唱)

多謝你這樣好照顧，  
我的身體還勿錯，  
既然你不讓我出去，  
讓我去托聲小毛哥，  
隊長面前請個假，  
省得曠工犯錯誤。

王大孀 辦不到！(唱)

眼看辰光已勿早，  
快給我進房把床鋪好，  
天大的事情明朝說——

王大叔 明朝——明朝是大年初一啊！

王大孀 是啊，(唱)

到明朝給你燒碗糖年糕。

走！进去。

王大叔 哎，我——

王大孀 (推)快走啊！

王大叔 唉！(被王大孀拉着下。)

王香凤 姆媽！阿爸！开门啊！

钟敲十点。

王香凤 唉！(沒精打采地点亮蜡燭。唱)

耳边听得钟声敲，  
夜静更深我心更焦，  
水库马上要放水，  
中心大坝未修好，  
房门外挂起黄铜锁，  
大门里插上紫竹鞘，  
呼爹喊娘无人应，  
香凤我成了籠中鳥，  
神思困倦眼难睁——

(呵欠，睡眠惺松地)呵……

昏昏沉沉桌旁靠。(睡。)

钟敲十一下。王大孀披衣悄悄上。

王大孀 (唱)四下悄悄夜已深，

大孀披衣出房門，  
惦记女儿难安睡，  
来到門前听动静。

(走至王香凤房門边，側耳細听；又从門縫里觀看，欣喜地)看，她倒睡着了。睡得多么甜呀！嘻，(唱)

香凤到底是年青人，  
轉眼之間入梦境，  
两个月来多辛苦，  
但願她一觉到天明。(下。)

鐘敲十二点，香凤从梦中惊醒。

王香凤 呀！怎么我倒睡着了。(唱)

猛听得鐘打十二点，  
香凤心中似油煎，  
这时候工地上面正熱鬧，  
人人都在搶時間，  
小队长不上工地去，  
段上的工作誰領先。

(推門，撬門，都沒用)唉！姆媽，你可害苦我了！(唱)

你以为留我在冢園安閑，  
可知道反使我丟臉，  
眼看水庫要完成，  
怎能够袖手旁觀站一边。

(听得鐘敲一点)哎呀！

轉眼快到第二天，